



# 溫吞軟黏的閒情—— 談林清玄《茶味禪心》

文字工作者  
陳淑美



茶味禪心  
林清玄著  
圓神 / 8911  
ISBN 9576075416 / 平裝

**讀**完林清玄所著的《茶味禪心》(註1)，我在筆記本上寫下幾個字：「閒情」對「閒寂」，「溫吞軟黏」對「一擊必殺」。前者指的是林清玄，後者指的是日本禪者鈴木大拙所拈提的禪，同一個「禪」字，不僅層次不同，意涵也有重大出入。

初入禪學之門，從日本禪者鈴木大拙書中所理解的禪，應該是簡潔、當機的，如「小雞啐啄」般當下判然的，有如鈴木大拙在禪與藝術提出的「馬一角」似的簡筆畫法，「一即多，多即一」，是渾樸、簡練的，而萬事無別的孤朗，立處見真的爽颯，更是禪者的寫照。但是我在林清玄的書上並未看到這些氣魄，反而看到一股溫吞軟黏，吟詠再三，有點兒繁盛，卻又有點拖泥帶水的，帶著都會中產階級品味的所謂「禪味」。

是閒情，而非「閒寂」

就以《茶味禪心》的書序來說吧，一開始有這麼幾句話：「奇茶與妙墨都是香的，雖然他們的表象那麼不同，但只要有欣賞的

心、美好的感受、智慧的觀照，就能觸及那內在的芳香」(頁三)。「凡生命的美好被發現、被體驗、被提煉，那即是在進入宗教的情操，也更契入禪心」了。(頁四)因而林清玄「時常在午後，與淳珍帶著孩子到山上的松園品茶。我們坐在溪畔松林之間，看著水在酒精燈上煮開了，萬籟俱寂，猶如聽見水的歌唱，唱著與茶相會之歌，唱著與夏蟬應答之歌，唱著與天地相融之歌，這時，飛舞在杜鵑花叢的彩蝶，也彷彿聞到茶香，在我們湖邊靜靜的環繞。茶、蝴蝶、松林、溪澗，以及我們純淨晶中所說那個被明的心，都是如此本然呀！」(頁8)

從生活裡去體會美好，從自然裡去找清明，林清玄的「禪心」，其實更像是著意的、「有品味」的閒情。於是他談日本的茶與雲南的茶，喝到的是「大陸的茶，不管是採摘、烘焙製造，都顯得粗糙，而「日本的茶，是用茶道來烘托的，瓶花、書畫、茶具精美，茶本身的味道並不多姿」，於是「台灣的茶真當是天下第一」(頁35)。然後他談鄰居送他的桂花醬，方法是他教的「把盛開的桂花採下，玻璃罐中放半罐，然後將酸梅肉剝下，撕成片片，最後以蜂蜜灌滿，用蠟密封，十天後食用」(頁47)，而後又有製造蓮花茶的方法「要清晨剛露臉的蓮花，把茶葉放滿蓮花，麻繩綁好，第二天連蓮花摘下來，用紙包著曬太陽，這樣三次，蓮花茶就製好了」(頁58)。

林清玄的「閒情」，與禪者所拈提的「若無



閒事掛心頭」的「閒」顯然的不同，禪者所談的「閒」，是把心空下來，不著一物的「閒」，而同樣是談茶，日本禪者鈴木大拙提出日本茶道的「和敬清寂」，「寂」還被當作茶道總結的收尾，「寂」在佛教裡是苦寂滅道的「四聖諦」之一，用以解釋緣起性空、諸行無常的「業力」，與涅槃等事相關，在鈴木大拙的《禪與日本文化》（註2）中，「閒」走到頭的「寂」字，其終點或正在理解宗教源起的「諸行無常」、「諸法無我」，乃至瞭解生滅涅槃之事？

#### 除了無畏，還有抖落與不動

在《茶》書中，攸關生滅基祇的關照不是沒有觸及，但就像林清玄對品茶的閒情，總讓人感覺輕飄飄地，看不見厚度。就像林清玄談時間的流逝，在「情如無憾情補天」（頁97）文中講到葉子的初生讓他動容，襁褓的嬰兒令他嚮往，因為新葉及嬰兒不僅新生，而且無染，於是感嘆「這些歷程我們都回不去了，但是幸而我們還可以喝到鷹爪、雀舌、谷粒等一槍一旗的新茶，稍稍可以無憾，如果我們在老去的每一天，都能毫無遺憾的生活，也就好了。」（頁103）。禪者的精神是所謂「識得時間才是大悟之人」，這「識得」兩字禪者常說是「冷然」地看著它，有感而不動，從林清玄的文字看來，只要有新茶喝，就可以稍無遺憾，這或者也是讓人們面對時間流逝，稍微好過一點的方法，但禪者精神或更在超越，即鈴木大拙所說的「即雖不自由，然不生不自由之念；雖不足，然不起不足之意；雖不運，然不懷不運之心。此為寂寞之訓也。」（註3）

禪是嚴厲的，林清玄在書上也提到很多禪門公案，例如「婆子燒庵」二十年只供養一個俗漢的解題，林清玄說這個公案是「在告訴後來的人禪是熱騰騰的，不是冷冰冰的，

禪是活潑潑的，不是死沈沈的。老太婆的功夫似乎比禪師還高」（頁138），又如另一個「賣茶婆子對來喝茶的人招待他喝茶，對來看她是否悟道的人用火叉擊打他們」的公案，林清玄說這是「學禪的人常想勘驗別人悟道的狀況，但如果自己尚未，又如何勘驗別人呢？」（頁139），而「禪與茶道」文中，林清玄更提到那位被浪人所逼，而求劍匠教他「體面的死」的茶師，林清玄的結論是「我們的生命歷程也會不時的遇到猥瑣的浪人，糾纏不清。我們是不是都能莊嚴、無畏、優美的舉刀而立呢？我們是不是都願意向茶匠的心，從眼前這一刻，展現一個完全不同人呢？」（頁85），就禪者立場來說，每個公案或者也是私案，公案的參法亦隨人冷暖，各有體會，但於我來說，「婆子燒庵」的解題重在「有感無感」，「喝茶婆子」重在來喝茶者喝茶，勘驗悟道者用火叉「重重擊打」的嚴厲，而茶師在表演茶道時，我卻看到了「不動智」，此或為古今禪者所拈提的重要法門之一，由於不著一念，因此可以處處抖落，因而處處皆是，「不是我在拿劍，而是劍在拿我」，如此不著一物，當然處處見真了。林清玄只見其「舉刀而立」的無畏，卻未見禪的本意的抖落與不動，或者還是未見禪之力度？

所以我感覺林清玄是文字禪、口頭禪，有如「啜飲一杯午後的香茶」，文字的閒適淡然狀，或也還解決不了讀者如我心頭的萬馬奔騰。

註1：《茶味禪心》2000年11月初版，台北圓神出版社

註2：《禪與日本文化》鈴木大拙著，陶剛譯。桂冠圖書公司初版三刷，1992年3月。

註3：同註2頁97。